

仙岩丹青枫叶红

□ 叶子清

冬月初一，仙岫晴云。忽悟“晴弄峰峦娇作态”之玄机，云涛在指缝间流淌，时而化作奔马腾跃层峦，时而凝成玉带缠绕青峰。晨光如清冽溪水漫过韩城屋脊，笔者随原福安报社同仁驱车驶向坂中畲族乡仙岩村。晨风挟松针清气拂过衣襟，不觉凛冽，反似故人絮语，诉说着旧日情怀。

山路蜿蜒如丹青长卷徐徐展开。忆昔年在此采访，笔下是泥泞土路与低矮屋舍；而今脚下，是黝黑发亮的平坦沥青路，两旁香樟与红枫簇拥，翠叶与火红果实交织成斑斓锦缎，恍若步入仙境。原主编老郑仁立庄严山门前笑指远方：“看那山坳，昔日荒坡已成茶园。”蓝天白云下，层层梯田如碧浪翻涌，种菜人斗笠在绿波中起伏，恰似点点白帆。

仙岩村，原名仙岭洋，乃纯畲族聚居地，东瞰坂中，西毗大林、彭家洋村，南接洋坪，北眺湖口村，下辖五个自然村，被誉为“畲山教育明珠”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。据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《颖川郡仙岭洋钟氏族谱》载：钟氏肇基始祖尚全公于明万历年间自坂中大林迁

此，至今已传38世；清康熙初年（1662-1680年），雷氏从坂中后门坪迁入定居。

车抵山门，牌楼楹联“有客远来常唤山童扫花径，辟扉凝望每从仙岫接晴云”赫然入目。远眺座座民宿焕然一新，村道两旁三角梅嫣红绽放，毛竹林苍翠挺拔。仙岩挂村第一书记林耀琳指着新修民宿群道：“从前年轻人往外跑，如今多已归来。你看那‘岩上仙居’，周末常满客。”黄墙黛瓦的院落错落有致，露台上游客凭栏描摹云霞，屋内智能家居声控灯光窗帘，手机APP即可预约农家菜与手作体验。

行至村间，白发老者坐于门前晒太阳，举杯相邀：“来，尝尝咱村新茶！”茶汤清亮，入口微甘，喉间余韵悠长。透过屋舍间隙，见老农蹲于田垄侍弄蔬菜，见我们驻足，直起身来，皱纹里盛满笑意：“这地从前种小麦，一亩挣不了几个钱。如今改种八角丝瓜、白菜，合作社统一收购，日子宽裕多了。”他身后，孩童小手托起果实，笑声清脆如铃。

漫步彩虹沥青道上，便是仙岩村核心——榕树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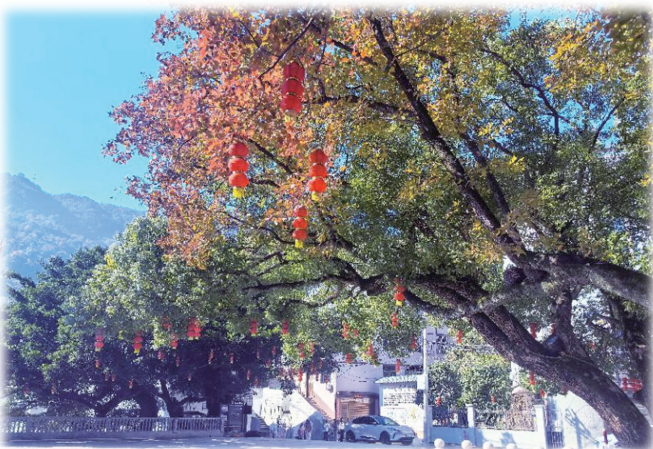
园广场。百年古榕枝干遒劲如龙，树冠似碧云垂盖；百年古樟葱茏芬芳；百年枫叶如彩虹点缀其间，相映成趣，堪称“丹榕胜境”。园中孩童手持自制畲家武艺玩具嬉戏比武，老人舞剑，青年慢跑，游人如织，生机盎然。

踏入“福安县仙岩民族小学”旧址，这座福安市文保单位内设乡村振兴展示馆，再现村庄变迁史。村民议事厅中，电子屏实时更新村务，扫码即可参与决策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想起村支书雷石珠所言：“乡

村振兴，是让土地有温度，让人心有归处。”

登临畲歌楼观景台，俯瞰韩城尽收眼底。富春溪如练蜿蜒南去，城郭星罗棋布。老主编展开旧日城景照片与眼前景象重叠——昔日低矮瓦房已化作高楼林立，浑浊溪流如今清波荡漾。他感慨道：“乡村振兴，非独修路盖房，更在人心。你看那山脚生态公园，前是垃圾场，如今已成市民乐园。”

夕阳渐沉，群山染作金红；华灯初上，韩城霓虹与古村灯火交织成星河。归途车上，暮色已浓，仙岩村灯火次第亮起，如繁星落地。这灯光，照亮的不仅是道路，更是一条从贫困到富足、从寂寞到繁荣的复兴之路。



仙岭，我的第二故乡

□ 闽湘缘

二十年前，我从湖南的青山绿水间走出，带着几分羞涩与憧憬，嫁到了福安的城阳镇仙岭村。那时的我，听不懂这里的方言，吃不惯这里的饭食，连心都是忐忑不安的，就像是一株误入他乡的草木，怯怯地寻找扎根的方向。

不懂方言，分不清山头的方向，更听不懂邻里间的寒暄，但我看见了一张张笑脸，就像那山间初升的太阳，暖得让人不知所措。公公婆婆是一对勤劳善良的老人，话语不多，却慈善可亲。婆婆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汤，笑着说：“慢慢来，日子长着呢，汤不烫？”却又烫得我眼眶发热，那是我在这片土地上第一次尝到的温暖与温柔。

城阳仙岭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庄，它背靠东山，依山傍水，气势巍然。清晨薄雾缭绕，山色濛濛，宛如一幅水墨画卷徐徐展开。岭上古木参天，松涛阵阵，清风拂面，令人心旷神怡，登高远眺，福安城区尽收眼底，楼宇错落，车流如织，现代气息与自然静谧在此交融共生。

看东山绵延起伏，为仙岭村庄构筑起一道天然屏障，不仅涵养了丰沛的生态资源，更赋予了此地深厚的文化底蕴。相传古时有隐士居于东山中，采药炼丹，修身养性，留下了许多逸闻传说。如今百径犹存，碑刻隐约，见证着岁月流转中的宁静致远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，仙岭，这个偏居闽东山区的村落，也悄然迎来了命运的转机，山高路远，土地贫瘠曾是这里长久以来的标签，村民世代以种茶为生，收入微薄，青壮年也纷纷外出谋生，诺大个村庄只剩下老弱妇孺，日渐沉寂。在村干部的带领下，仙岭人也开始尝试变革，种菜，种果，种稻米，推动茶园新经营，变化在一点一滴中累积，从闭塞落后到产业兴旺，仙岭的蜕变，离不开一任又一任村干部的坚守与开拓。如今，站在村头眺望，瓜果飘香，绿意盎然，白墙黛瓦错落有致，一条硬化公路如丝带般蜿蜒而出，路边四季鲜花盛开，将这座村落与时代紧紧相连，改革的足迹，深深浅浅刻在仙岭的土地上，而奋进的脚步，从未停歇。

现在的仙岭它不仅是城市绿肺，更是人们寻幽探胜，涤荡心灵的理想之地。在这里，自然与人文相映成趣，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。而我，也早已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外来媳妇。

每当走在村里，乡亲们喊我“湖南妹”，语气里没有疏离，只有亲切。我忽然明白，故乡不只是出生的地方，更是心安之所。仙岭，你以山为骨，以水为魂，以人心为脉，你接纳了一个漂泊的灵魂，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，你是我远离故土后的归处，是我孩子口中的“老家”，你不是我生命的起点，却成了我情感的归宿。

谢谢你，仙岭——我的第二故乡！

闽浙边界踏寻“赛江源”

□ 郑望

冬月初五，我们乘坐大巴从福安出发。沿宁上高速洞宫山出口，一路开到闽浙边界庆元，开始“赛江源”探寻之旅。

丽水·庆元，寓意“美好伊始”。境内海拔1856.7米主峰号称“百山之祖”，瓯江、闽江、赛江的发源地。史料记载，百山祖大毛峰南麓，“南接龙溪和寿宁，倚举水、西溪，由西往东经福安江注入东海。”根据“河源唯远”的定源原则，百山祖是赛江的正源头。古书上说，“源”字出自“原”，而“原”即“泉”字也；“泉，水原也”。“源头”，那是“泉眼”默默地、脉脉地向孔隙外吐着源自地心的清泉，永不止歇……，寻访“福

安母亲河”“源头”之地，注定是一次精彩的体验。

冬日暖阳，我们一起上溯举水。山连绵，路蜿蜒，距离庆元县城约一个小时车程的举水乡，犹如一颗美丽的黛珠，点缀于绿水青山间。那里松柏苍劲、毛竹挺拔、田园牧歌、禅院钟鼓，分明是桃源仙境。“半月烟居半月山，松篁荫翳抱东环；桥横桂阙仙接近，缓步登云兴自闲。”这诗描绘的便是举水乡政府所在地月山村。月山村前溪水曲似银钩，村庄坐落其间，如同山环水抱一轮圆月，故名月山村，建村至今一千多年，是个集优美自然风光和悠久历史文化于一身的世外桃源温馨古村落。

月山村，被誉为“月亮下面最美山村”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恍若一幅朦胧的水墨画，古时处州知府孙大儒曾诗赞：“山环水抱一桃源”，提及的那份诗意山水，至今月山人依然怀念明朝一位先祖——吴懋修。吴懋修（1603-1674），字尔进，其父吴希点，曾任福建省连城和广东省惠来知县。懋修自幼随父在外读经习武，文武双修，明崇祯十七年，他前往福建投奔鲁王，任兵部司务，与福安刘中藻（鲁王任命的兵

部尚书兼大学士）联手攻打庆元县城，兵败后隐归月山故里，开始热衷于家乡的建设事业。懋修首倡并建廊桥、“举溪八景”等，赢得“八老爷”尊称。他不仅是热心公益的模范，还是举水护林的榜样。

相传，月山村后原来毛竹、松树稀落，在吴文简祠竣工典礼上，吴懋修提出村庄风景规划：让半月形后山长满毛竹，并在半月边围种植松树，继而向后龙脉延伸至岗顶，形成游龙戏珠的格局。为此，他庄重宣布：后山竹林一律不许人畜入内损坏，违者必罚；如有猪牛上山则杀猪“散规”（按户分肉，以示惩戒）。谁知次日早上就有人来报，后山竹林发现一头大肥猪在拱笋，吴懋修立即派人去逮猪宰杀；此刻，又有人来说“这头猪是老爷家的。”吴懋修斩钉截铁决断：“是我家的更应宰杀！”其实，他是故意让人放猪上山，然后再“从我做起”。由于他的榜样作用，后山的苍松翠竹很快就繁茂起来。此后几百年，山上的毛竹林始终未被破坏。久而久之，逐渐形成“月山晚翠”美景。

“月山晚翠”名列“举溪八景”之首，另有“云泉晓钟”“龙凤两桥”“文奎高阁”“宝塔东耸”“银屏西峙”“龙湫灵液”“虎胜奇岩”景点。“西山峭壁独嵒

然，吃似银屏翠色鲜。春草生时图有画，秋云霁处淡含烟，石扉深锁江村秀，地障关藏水月圆。凝是巨灵伸一掌，移来镇此不穷年。”自明清以来，因人口繁衍、商贸繁荣，月山村一度成为浙闽边界的重镇“举水市”。古道，也就成了月山村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通途，不仅通向温州泰顺、平阳及周边乡村，而且通往闽省寿宁、周宁、政和。浙闽通衢，跨越相通，可谓水逢源，路也逢源，怪不得民国时举水乡也叫“逢源镇”。

月山古道，通达八方，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通往福安方向的。因为赛歧“海上茶路”，是浙西南的出海口。清末至民国时期，银屏山茶业，就是通过这条古道走出国门，漂洋过海而声名远播。1915年，举水落岭野生“银屏茶”与福安“坦洋工夫”红茶，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双双获奖，铸就了闽浙茶道的辉煌。

有山必有路，有水必有桥。举溪上的“二里十桥”，不仅见证了“水者，地之气血，如筋脉之通疏”，还有“蓄积源头活水，涵养赓续千年的生态史话”，更有举水治水成浙闽边界“样板”。随着水，向着美。一路潺潺水声伴行，一路领略人与水和谐相处的美景。在山水之间探寻不一样的“赛江源”，自然景观叠加人文情怀，心中流淌着山高水远的诗韵……山风掠过举水，一坡翠竹摇曳婆娑似在絮语：“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”

